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五十六

宋　王與之　撰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鄭康成曰職主也主四方之職貢者職方氏主四方官之長

陳君舉曰職方長天下之圖而隷司馬者謹之也戰國策士每言闚周室則可案圖籍以爭天下故蕭何

入秦獨收圖籍以此自漢守之司空寖以泄布當時如江都淮南諸王皆案輿地謀變而王鳳亦云大史公書有地形阨塞不宜在諸侯王然則古圖志雖司徒掌之而藏在司馬秘不得見先王所以弭姦消患者其慮遠哉

李嘉會曰職方無上士下士所掌五夷八蠻與天下侯國之衆職大且尊如漢典屬國也

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

七閩（亡巾反）九貉（孟白反）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許六反下同）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王氏曰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則所掌非特圖也又掌其地焉○鄭鍔曰職方所掌地圖與大司徒天下土地之圖一也然大司徒所掌者王朝之圖要知中國及九州可以建國分封之地且將以辨土宜而施教也職方所掌則兼中國要知其土之所有不止國中分封之地而已大司馬將以施九畿之政職

必本是圖故不偏於大司徒而偏於司馬後世所謂司空輿地圖光武嘗披之以閱鄧禹者是也○易氏曰言邦國則王畿之外五等諸侯之國言都鄙則王畿之内三等食采之地此二者舉中國言之○鄭鍔曰四八七九五六者其種類分別多矣周之所服者其數止此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而周明堂位有九夷八蠻五狄六戎之國各列於門外其數與此或差者意當時版圖入於職方者如此耳○王氏詳說曰明堂

位言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與職方不同以爾雅攷之明堂位為正李巡注爾雅以玄菟樂浪等為九種之夷天竺咳首等為八種之蠻僥夷戎夷等為六種之戎月支穢貊等為五種之狄是也賈氏以四夷為四方之夷總名以九貉為東方九夷以七閩為南方八蠻其說得矣但此五戎當為六字六狄當為五字

○陳君舉曰周天下方七千里大槩與四夷八蠻七閩九貊五戎六狄并言之其實諸侯封守不如是之廣也以王制攷之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常山凡四海之内絶長補短方三千里是天子壤地之實其間亦有戎狄錯居如魯徐戎之

類是也又荆楚之地在江漢之間自楚以南悉為百越之地而衡山在楚之極南安在天子之封内耶舉一隅則四海可知○葉氏曰嘗疑召公在燕大公在齊唐叔在晉皆為邊遠與戎狄鄰接而江漢之間封建所不至則周之所自治者固甚狹而職方所辨乃若是其詳雖漢唐盛時不能何也蓋姑若之固藉而實未嘗統屬耶周召之政其必不然大辨之詳而畫之略治之狹而服之廣非德有餘于天下何以致之鄭鍔曰辨其民則以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異俗飲食異宜器械異用○易氏曰知其剛柔緩急之異俗辨其財用則以布帛財貨所資者不同○易氏曰知其衣食器械之異

齊辨其九穀則以土之所生者或四種五種所宜各不同辨其六畜則以物之所産者或四擾三擾所性各不同故也○易氏曰此數者職方氏皆以圖而考其數○王昭禹曰數則一二三四之數謂别而計之復以數而總其要○王昭禹曰要如月要之要謂總而計之又以數要而周知其利害利如土宜土化之類凡利於民者○鄭鍔曰物之所産如金石竹箭之屬害如地慝之類凡害於民者職方氏既已周知而歷數然後大司馬以九畿之籍而施邦國之政職使九州之國

各共其職以任其政無有不同之貫利此其官所以列於大司馬之屬而謂之職方氏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

鄭鍔曰自中國以至夷狄兼舉而周知之矣乃若國之有九州為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王者所治之區域也必使貫無不同則九州共貫利無不同則四海蒙利○王昭禹曰事之有條謂之貫凡可以生養人者謂之利○劉執中曰四方人民好惡之不同則其風俗有善惡矣四方財用

有無之不等則其衣食有厚薄矣必周知其利害貫而通之使有無之相易善惡之相濟一天下之財用養天下之人民俾同享其利焉故曰使同貫利

東南曰揚州

賈氏曰自此以下陳九州之事總為三道先從南起周改禹貢以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地以為幽并東南曰揚州次正南曰荊州周之西南不置州統屬雍州即次河南曰豫州為一道也次正東曰青

州次河東曰兖州次正西曰雍州為二道又次東北曰幽州次河内曰兾州次正北曰并州為三道○易氏曰禹貢揚州之域東距海北據淮故曰淮海惟揚州殷人以淮入徐故揚州止謂之江南周人復以淮入揚而循禹之舊不言淮海而曰東南者變禹貢之文也然禹貢以帝都所在故首言兾州周都鎬京在雍州之域而乃以揚州為先焉周人建國東南先服王化之始故以東南為首稱而正南次之亦猶禹之

治水既載壺口則以冀州為首記其功之所自始不特帝都而已

其山鎮曰會稽古外反

王昭禹曰九州之山皆言其山鎮者蓋國主山川而保之山之大者可以鎮安其地也○鄭康成曰凡九州及山鎮澤藪言曰者以其非一曰其大者耳○易氏曰稽計也吳越春秋曰禹巡守天下會計萬國之功以會稽名山漢志屬會稽之山陰縣唐為越州會稽縣山在州東南二十里今州

為紹興府

其澤藪曰具區

王昭禹曰水所鍾曰澤澤草所生曰藪○鄭康成曰大澤曰藪李鼎祚曰陂曰澤又曰藪者水溢曰澤水乾曰藪○易氏曰孔安國會稽郡

具區澤在西古文以為震澤是吳南太湖名唐屬蘇

州今為平江府○黃氏曰在今平江吳江縣

其川三江

王昭禹曰以達水者謂之川○易氏曰書曰三江既

入震澤底定震澤太湖也堯時洪水泛濫有此水勢

與周之職方不同而孔安國乃云江至彭蠡分為三

入于震澤是求合乎禹貢之說似矣然書以江漢所

匯之處為彭蠡澤在今江州湖口縣界江至湖口合

三為一未聞其分一為三也又太湖在蘇湖常三州

之間自不與江水相通彭蠡所匯之江何從而入之

耶班固知大江與震澤不相通又附會為之說曰南

江自震澤東南入海中江自蕪湖東至陽羨入海北

江自毗陵北東入海毗陵今常州也今以大江之在毗陵東北者以當北江正與書合者謂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則非經之所謂南江矣又謂蕪湖有水東至陽羨以為中江其失為特甚陽羨今常州宜興也與建康之溧陽接境兩境中高水皆東西分流其東流而下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乃皆西北流北向以入于江初非入陽羨也其為誤有如此者至桑欽所言北江與固同其叙南江中江則其謬滋甚

史記正義又曰太湖旁有三水遂以為三江之證皆非禹之所謂三江也然則經之三江將孰從乎以經證經自有明文漢水出於嶓冢者為北江江水出於岷山者為中江既有北江又有中江則必有南江近代儒者謂南江自豫章而入于彭蠡此說誠可信據此則三江已合於荆揚之間至揚州末流復言三江豈果分為三乎揚瀕海為支川之下流必言三江所以紀水之所入也知此則知三江震澤之說○黄氏曰韋昭

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為三江郭景純以岷江松江浙江為三江大抵閩浙去海近水多自為瀆入海俗皆稱為江偶有三焉則為三江其實皆小水非禹貢職方之三江酈道元所謂其稱相亂者也由此言之范蠡三江當為浙錢清剡于胥三江則郭景純說猶近之蓋岷江自彭蠡而下合池宣昇潤真揚諸州水在其北松江合湖秀蘇常諸州水居其中浙江合衢婺徽嚴杭越諸州水在其南此為全吳地域也禹貢職方三江為揚州川蓋江漢彭蠡之已合者也江漢彭蠡已合而猶曰三江者同流各派不相雜襲皆能自達于海

其浸五湖

王昭禹曰以水浸田謂之浸自揚之五湖以至幷之

淶易皆其地之水可引以浸灌也○王氏曰然涇漳之屬後世更引以浸焉則民之利固有先王未之盡者變而通之存乎其時而已○黄氏曰五湖又多異說虞翻曰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今湖旁港瀆不止於五其說非也韋昭曰五湖今太湖方圓五百里故為五湖具區既已號為澤藪而又以其方圓里數為浸亦非也○易氏曰具區是澤五湖是浸澤浸豈可混而為一張守節曰太湖東岸五灣為五湖曰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其說或然今蘇常間陂湖與太湖連接者尚多何止五

也酈道元因水經南江東北為長瀆歷河口乃謂江東注具區謂之五湖口既甚謬誤又引郭景純江賦謂江水經緯五湖而包注太湖觀其所指五湖雖不可盡知而滆湖在今毗陵與岷江不通則所謂經緯五湖者皆不然也酈本漢志與水經故謂南江東注具區今饒歙諸州自彭蠡右出直抵江其西為池太平宣建康其東為湖蘇常潤西水皆入江東水皆入太湖江豈能越山而注太湖乎大抵職方川則其地

自高而下水之所流行也沒則地勢平衍水之所停滀也地有浸則肥美播種所宜而又沮洳足為險固揚州自古為澤國湖名必當有五者應此數自舊說多如此則是失其傳久矣不必強牽合也○楊氏曰曾孜經義既謂五湖則不止一湖今如丹陽彭蠡以湖名者甚衆皆在古揚州恐別有五湖之名但經無明文不可臆說○李岡曰五湖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鑑湖○柯山曰五湖太湖湖州射陽湖楚州青草湖岳州丹陽湖潤州洞庭湖洪州國語越語下曰戰于五湖注曰今太湖也

其利金錫竹箭

鄭康成曰錫鑞也箭篠也○易氏曰考工記曰吳越之金錫爾雅曰會稽之竹箭禹貢於揚州亦曰惟金三品又言瑤琨篠簜作貢為揚州之地利

其民二男五女

愚案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與其男女及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則知二男五女與一男二女二男三女之差是職方總九州之圖而辨其人民當時版籍通

以一州計之大約為此數及世變既久不無升降
損益也或以陰不生於陰而生於陽故揚乃多女
若然則幽并在北陰方也何女之多於男乎
其畜宜鳥獸
鄭康成曰鳥獸孔雀鸞鵁鶄犀象之屬○易氏曰此
等畜多産於南方亦時見有之
其穀宜稻
易氏曰稻生於水澤之地經言稼下地是已揚州居

東南之極及支川下流之所歸厥土為塗泥為沮洳故其榖宜稻

正南曰荆州

易氏曰禹貢荆及衡陽惟荆州職方之荆州南不言衡陽衍禹之舊也其北境則曰漢南以地志攷之荆山在南郡臨沮縣即今荆門軍當陽縣之地漢水又在其北正屬襄陽古漢南則職方之荆州實跨荆山之北至周復以荆山之北屬豫復禹封域以荆及衡陽為

荆州荆山即南條荆山衡山即南嶽皆在正南之地

故曰正南

其山鎮曰衡山

易氏曰漢志長沙國湘南縣衡山在東南唐屬衡州衡陽縣本酃縣地要之衡山連亘數邑凡酃縣之東北以至湘南縣之東南則皆衡山也

其澤藪曰雲瞢

易氏曰漢志華容縣有雲瞢澤在南○鄭鍔曰輿地廣記曰今雲瞢

澤在安陸縣然司馬相如言雲瞢澤方八九百里則雲瞢非止一澤隨所在而為之名左傳定公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則知在江之北者為雲又昭公三年楚子以鄭伯田於江南之瞢則知在江之南者為夢禹貢言雲土瞢作乂益南北高下不等故江北之雲方見土而江南之瞢已作乂其勢然也○黄氏曰雲瞢跨江南北今荆南岳州界

其川江漢

黄氏曰江水自夷陵而下為州界東流會于彭蠡漢水自房陵以下為州界東南至漢陽入江○易氏曰漢志蜀郡湔氐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今攷唐元和志則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出西徼在松州之境案松州交川縣江源鎮江水之迹始見于此南流至翼州翼水縣又南流至茂州汶山縣汶山即岷山禹導江所始之地又南流至成都府成都縣有沱江鎮禹貢東別為沱是也又西南流至眉州通義縣又南流至戎州僰道縣今為敘州宜賓縣又東流至瀘州瀘川縣又東流至渝州巴縣又東流至涪州涪陵縣又東流至忠州臨江縣又東流至萬州南浦縣又東流至夔州奉節縣又東流至歸州秭歸縣又東流至峽州夷陵縣又東流至江陵府江陵縣又東流入澧州界即禹貢東至于澧之地至岳州巴陵縣有洞庭湖即

禹貢九江水經云九江在長沙下雋縣正其地也又東陵即巴陵江水至此自東而迆北至鄂州江夏縣又東流至江州潯陽縣今為德化縣有彭蠡澤即禹貢江漢匯澤之地又東北流至池州秋浦縣今為貴池縣又東北流至潤州丹徒縣州今為鎮江府北對揚州江都乃漢志所謂東至江都入海者也漢志不知漢水所自誤認嶓冢山之西嘉陵江為西漢水與禹貢漾漢大異考之唐元和志興元府金華縣今為鎮隸三泉縣嶓冢山在縣西三十里漾水所出東流至洋州興道縣又東流至金州西城縣又東流至均州武當縣有滄浪洲即禹貢滄浪之水又東流至襄陽府襄陽縣又東流至鄂州長壽縣又東南流至復州竟陵縣今為景陵縣有參澨水即禹貢三澨也又東南流至沔州漢陽縣今縣為漢陽軍有大別山即禹貢至于大別以入于江之地禹貢所記江漢皆發源于梁州周禮不載梁州山川故至荊州而後言其

川江漢江至今歸州之秭歸縣以至鄂州之武昌縣凡一千四百餘里漢江自今均州之武當縣以至漢陽軍之漢陽縣凡一千四百餘里皆荊州之地江漢分流于其間至是合流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是也○王昭禹曰即禹貢荊州所謂江漢朝宗于海

其浸潁湛直減反杜氏曰湛讀當為人名湛之湛湛或為淮

黃氏曰案今潁水出河南登封陽乾山東南流至潁州潁上縣入淮鄭言宜屬豫者據禹貢也然周人盡地當有所更革矣又案酈道元注水經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為湛浦春秋楚

公子格與晉戰于湛阪是也湛水東入汝周禮荆浸潁湛康成云未聞偶不照此酈氏之所考據也案今汝州魯山縣漢犨縣魚齒山在龍興縣連接滍縣界是則周荆州界自隨巴唐鄧東北至汝潁與豫分界而荆牧治究宜王封申伯○易氏曰左氏傳昭元年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杜氏謂潁水出陽城縣案漢志縣屬潁川郡即今河南府潁陽縣又襄十六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杜氏謂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案地志襄城即今汝州之襄城縣昆陽故城今在汝州之葉縣已上二者皆古豫州之地經以為荆州之浸必有脫誤處

其利丹銀齒革

鄭康成曰齒象齒也革犀兕革也○易氏曰禹貢荆州言礪砥砮丹惟金三品羽毛齒革其地利古今同也然荆州亦言金與箘簵楛則未嘗無金錫竹箭揚州亦言齒革及惟金三品則未嘗無丹銀齒革特以其地産之多者言之

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河南曰豫州

易氏曰禹貢荆河惟豫州其封在大河之南南條荆山之北故曰荆河殷之豫州則南境距漢北境接河故曰河南周人於豫州亦曰河南而南境則仍禹貢之舊不曰荆河互文以見也

其山鎮曰華山

易氏曰漢志京兆尹華陰縣大華山在南後漢華陰屬弘農郡唐及今為華陽縣

其澤藪曰圃田

易氏曰漢志河南郡中牟縣圃田澤在西唐以縣屬鄭州今屬開封府圃田澤一名原圃○黄氏曰今鄭州管城縣

其川熒戶扃反雒

易氏曰禹貢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熒厥後濟不溢河熒澤遂枯漢志河南郡雖有熒澤縣而不言熒澤唐元和志於鄭州熒陽縣云縣西北四里有故瀆恐未必然蓋水北為陽縣當在澤北不應澤在縣北也漢志弘農郡上雒縣雒水出冢嶺山東北至

鞏入河又盧氏縣熊耳山在東禹導洛始此而洛水實出於上洛之冢嶺山今改之唐商州洛南縣冢嶺山在縣南七十里洛水所出也又東流至本州之上洛縣又東流至虢州盧氏縣界熊耳山在縣南五十里又東流至河南府之鞏縣會伊瀍澗之水以入于河

其浸波溠音詐

易氏曰鄭康成曰波讀為嶓孔安國言禹貢有播水

無波水音與播同古字從山從番讀為嶓冢之嶓康成誠有所見而然爾雅云水自洛出為波度其地其盧氏犨縣之閒即今商虢州河南府之地○黄氏曰案注水經有波水出魯陽縣霍陽西大嶺東谷俗謂之歇馬嶺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者水南流入滍杜佑通典曰此為豫浸之波魯陽今魯山縣霍陽山在今梁縣俗稱峴山左氏傳莊四年楚令尹鬬祈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杜氏以為溠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義陽即今信陽軍之西去隨甚近唐志隨州隨縣溠水出縣西四十里

此正古豫州之地鄭康成乃謂溠宜屬荆州在此非也盖漢人誤以南陽郡為荆州不知古荆在荆山之南康成徇漢地志之說誤矣○黄氏曰水經注溠水出隨州隨縣黄山南南流入波𥦗職方諸浸多相接而豫浸波溠源委殊異又相去遠而馬融廣成澤頌亦曰浸以波溠波近廣成澤溠則遠矣不知何以自古聮稱周職方湛為荆浸波為豫浸則二州分今臨汝為界溠為豫浸則豫西界抵今漢東故欒史寰宇記隨州虞周為荆豫二州之域鄭以溠宜在荆者或未攷也

其利林漆絲枲

鄭康成曰林竹木也○王昭禹曰禹貢豫之厥貢漆

絲絺紵則林漆絲枲固豫之所産也

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鄭康成曰六擾馬牛羊豕犬雞五種黍稷菽麥稻○李

嘉會曰豫州土地平曠尤宜六擾五種非無他爲獸不足稱也

正東曰青州

易氏曰禹貢有青有兖有徐殷幷青於徐而徐兼揚州之淮故江南曰揚州周復以淮歸揚而幷徐於青

正在畿東故曰正東

其山鎮曰沂山

易氏曰唐沂州沂水縣本漢東莞縣屬瑯琊郡沂山在縣北一百二十四里○黄氏曰公玉帶所謂東泰山也○賈氏曰地志沂水出泰山郡蓋縣禹貢沂水在徐州在青州者周以禹貢徐州地為青故也

其澤藪曰望諸

黄氏曰望諸孟諸也在應天府虞城縣淮水流至今宿泗閒為青界東至楚州鹽城縣入海禹貢徐揚以

淮為界北徐南揚泗水出兖州沂水出奉符新泰縣界之艾山南至淮陽下邳縣入泗沭水出祈山東南流至宿遷縣入泗淮沂沭禹貢皆屬徐州周廢徐入青故皆屬青孟諸屬豫州青又斗入豫界矣周齊為青牧大公始都營丘故城在今濰州昌樂縣宣王時齊遷臨淄烝民詩仲山甫徂齊城彼東方是也○易氏曰唐宋州虞城縣漢屬沛郡今屬南京應天府孟諸澤西北十里俗號盟諸故書謂之孟諸周禮謂之望諸漢志謂之盟豬都史記謂之明都其實一也

其川淮泗

易氏曰禹貢導淮自桐栢漢志南陽郡平氏縣桐栢大復山在東南唐以其地為桐栢縣屬唐州淮水所出東流至蔡州之真陽流至中州之義陽縣今為信陽軍信陽縣又東流至光州定城縣又東北流至濠州招信縣今屬泗州本漢臨淮郡淮陵縣地乃古徐州之域即漢志所謂淮至淮陵入海者也又東北經楚州之盱眙縣今為盱眙軍與泗州隔淮相對又至

楚州山陽縣入海漢志濟陰郡乘氏縣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此孔安國引以證禹貢者漢乘氏屬濟陰郡唐以郡為曹州今為興仁府縣屬焉睢陵即今泗州招信縣之北境然漢志所載自有兩泗水其一即自此乘氏至毗陵入淮者又一泗水出魯國卞縣西南至方與入沛唐元和志卞與方與皆在兖州今襲慶府泗水縣東陪尾山泗水出焉其源有四西南流至本州曲阜縣北分為二流北為洙南為泗其間即

夫子設教之地又西南三十五里至本州瑕丘縣西二十五里洙復與泗合又南流至本州魚臺縣界縣本漢方與地屬山陽郡即所謂自方與入沛者也又東南流經徐州沛縣漢屬沛郡即所謂自沛入淮者也又東南經徐州彭城縣又至泗州以入于淮徐兖泗皆古徐州之境周并於青

其浸沂沭音述

易氏曰漢志泰山郡蓋縣沂水南至下邳入泗蓋縣

在唐及今皆兖州之境下邳唐屬泗州今為淮陽軍沂水經下邳分為二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又一水經城東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漢志琅琊郡東莞縣沭水南至下邳入泗案唐志沂州沂水縣本漢東莞縣地沭水所出東南至泗州下邳縣又東北流至泗州漣水縣今為漣水軍至此與泗合而入淮○鄭司農曰沭或為

涞

其利蒲魚

易氏曰禹貢於徐州言淮夷蠙珠暨魚周并徐於青其餘皆兼此二州而言

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

河東曰兖州

易氏曰夏殷皆言濟河惟兖州謂東河之東濟水之北也周人以青兼徐而兖州又得越乎濟之東南故徐之岱山職方以為兖之鎮山徐之大野職方以為兖之澤藪是也故曰河東

其山鎮曰岱山

易氏曰漢志泰山郡博縣泰山在西北博在唐為乾封屬兖州今為襲慶府奉符縣泰山一曰岱山禹貢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是青州在岱山東北徐州在岱山東南周并徐入青而不以岱屬青州兖在西北實兼有其地

其澤藪曰大野

易氏曰漢志泰山郡鉅野縣大野澤在縣北唐以縣

屬鄆州今屬濟州案禹貢徐州言大野既豬周無徐州故以屬兖

其川河泲

易氏曰禹貢言導河積石案漢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有唐及今為積石軍然禹之導河始於積石其實河源遠在西塞之外漢張騫班固及水經山海經等皆不知其地唐穆宗長慶元年劉元鼎使吐蕃歸踰湟水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合河之上

流縣洪濟渠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者也其地蓋劒南之西旁曰穆穆哩 山河源其間色赤行益遠他水并注則濁自此東北直穆克依頞音碩尾入吐谷渾以至積石東北流至鄯州龍支縣界又東流至河州枹罕縣界又東流至蘭州五泉縣又東北流至會州會寧縣又東北流至靈州廻樂縣又東北流至三受降城又東迤南至朔州之鄯陽縣又南流至嵐州合阿縣

又南流至石州臨泉縣又南流至隰州永和縣又南流至慈州吉昌縣又南流至絳州龍門縣今以縣屬河中府乃龍門口即禹貢所謂至于龍門者也又南流至蒲州蒲州對河為華州華陰縣大華山在縣八里河經大華之北故曰華陰即禹貢所謂南至于華陰也至此方自南逦東至陜州陜右縣今為陜縣有底柱山在黄河中禹貢所謂東至于底柱也又東流至河南府之王屋縣又東流經本府之河陽縣今為

孟州有孟津禹貢所謂東至于孟津是也又東流經本府之鞏縣有洛水入河禹貢所謂東過洛汭是也又東流至衛州汲縣其黎陽縣有黎山即禹貢所謂至于大伾是也又東北流至桐州臨河縣又東北流至澶州頓丘縣又北流至魏州貴鄉縣今省入于大名府之元城縣又東北流至貝州經城縣今省入大名之宗城縣又東北流至冀州南宫縣禹貢洚水亦入河以禹河東徙故自入海而不入于河洚水故瀆

在縣東南六里禹貢所謂北過洚水是也又冀州西北接邢趙深三州三州皆有大陸澤禹貢所謂至于大陸是也又東北流至滄州饒安縣即禹貢北播于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之地大抵河行萬餘里豈獨為兖州之川禹貢濟河為兖州即其地攷之自魏至滄凡一千三百餘里其河之東境皆兖州之域○黄氏曰職方曰河東曰兖州盖自黎陽北流兖冀分河為界兖東而冀西　沛水在經及漢志皆以此字從水從巿案説文從水從巿注出兖州之

川惟禹貢從水從齊又案漢志從水從齊其水出常山郡房子縣贊皇山乃別是一水名則此二字音同實異後世雖例以從水從齊者爲兖州之川其實乃字之誤當以古文爲正案禹貢道沇水東流爲濟攷之則在河東郡之王屋縣王屋山在縣北沇水所出伏流至河内郡之軹縣唐爲濟源縣以濟水出平地有二源故名濟源南流入于河禹貢入河復截河而南溢爲滎滎在鄭州滎澤縣本漢滎陽縣北實受溢

河之濟水濟水自春秋後不復截河而入於滎矣今雖有滎澤而故瀆湮塞不可攷又東至汴州又東北至曹州為陶丘又東北至菏澤在廣濟軍之東北自河至此凡七百餘里皆古濟所經之地今不復有濟水但存其名而已又菏澤雖不受濟水亦自有源仍舊東流世俗因其舊名亦以濟名之然東南流至兖州金鄉魚臺入徐州沛縣與泗水合而入淮又一派禹貢濟水至菏澤即東北會于汶汶水出兖州乾符

縣今龔慶府奉符縣又北流至鄆州須昌縣又東北流至齊州臨邑縣又東北流至淄州高苑縣又東流至青州博昌縣以入乎海自汶水源至此皆古濟之地實古兖州之域

其浸盧音雷維于恭反

易氏曰鄭康成曰盧維當為雷雍蓋濮州雷澤縣雷夏澤在北又灉沮二水源俱出雷夏澤正兖州之境顏師古曰盧水在濟北盧縣康成讀曰雷非也唐以

盧縣屬鄆州今廢入陽穀○黄氏曰濰水出密州莒縣濰山北至濰州昌邑縣入海水經注盧水出密州諸城縣盧山即久台水也西北入濰杜佑通典盧水在濟陽盧縣因水而名盧縣今屬永平府非盧水所經其說誤禹貢兗與處濟屬徐濰密屬青周廢徐兗濟濰密皆入兗周魯為兗牧封伯禽部曲阜

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

李嘉會曰蒲魚蒲蘆葦及魚也○易氏曰利與青州同民畜與豫州同

其穀宜四種

鄭康成曰四種黍稷稻麥

正西曰雍州

易氏曰禹貢有雍有梁故梁為正西而雍為西北殷周皆省梁入雍故雍州為正西

其山鎮曰嶽山

易氏曰漢志有扶風汧縣吳山在西古文以為汧山雍州山藪案唐隴州汧源縣而汧山北與隴山接禹貢導岍是也此正岍山非所謂吳山吳山同在隴州

郡自有吳山縣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吳山又在縣西南五十里周都五嶽之外以此特近故為嶽山秦都咸陽亦為西嶽唐為國之西鎮山謂之西吳

其澤藪曰弦蒲○鄭司農曰弦或為汧蒲或為浦

易氏曰漢志右扶風汧縣北有蒲谷鄉有弦中谷雍州藪今屬隴州汧源縣

其川涇汭

易氏曰漢志安定郡涇陽縣幵頭山在西涇水所出

唐以涇陽源為平凉屬原州今屬渭川又東南流至涇州臨涇保定二縣又東南流至邠州之宜禄新平永壽三縣又東北流至京兆府之醴泉高陵雲陽三縣以入渭汭水者非禹貢所謂汭也禹貢言汭皆渭水之北此所謂汭者雍州之川名漢志右扶風汧縣汭水出西北東入涇此正公劉居豳之地詩所謂芮鞫之即徐廣曰新平漆縣東北有豳亭其國城在邠州東北二十九里三水縣界古豳城是也正與公劉

詩合又唐志涇州臨涇縣有汭水西自隴州華亭縣流入一名宜禄川然涇隴二州在邠州之西則非邠州之汭要皆雍州之川也○黄氏曰汭水出汧源縣為小隴山至邠州宜禄縣為宜禄水入涇渭水出熙州狄道縣鳥鼠同穴山東南至華州華陰縣入河

其浸渭洛

易氏曰漢志隴西郡首陽縣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唐省首陽入渭源後省今置渭源堡屬熙州鳥鼠山在縣西渭水有三源正東微南流至本州之

襄武縣又東流五十里至鞏州之隴西縣又東流至秦州上邽縣又東流至隴州南田縣今省入吳山又東流至鳳翔府岐山縣又東流至京兆府萬年縣又東流至華州華陰縣東北入于河謂之渭口禹貢所謂汭是也洛水别是雍州一浸非禹貢導洛自熊耳之洛鄭康成曰洛出懷德釋者引詩之瞻彼洛矣爲證案漢志左馮翊懷德縣即彊梁源之洛水懷德即京兆府之富平縣今縣屬耀州即漢左馮翊之地北

條荆山在縣西正漢志洛水之源也孔安國注禹貢東會漆沮之下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孔頴達引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正與漢志合又一洛水出慶州洛源縣在唐京兆之西北五百餘里○黃氏曰洛水出慶州洛源縣白於山今名安郎山至同州白水縣入渭雍周為王都廢梁州入焉攷之地志非一源案唐志慶州洛源縣本漢歸德縣地屬北地郡有於向山在縣北三十里洛水所出因以名縣東流至鄜州洛交縣又東南流至京兆

府雲陽縣之東境又經同州澄城縣之西境此去富平之懷德亦甚近不應言兩洛水以其異源而下流同入于渭故皆以洛水名之如冀之清漳濁漳青之大沂小沂徐亦有兩泗水以其同入不害其為名稱之同

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

易氏曰禹貢於雍州言厥貢球琳琅玕孔氏謂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玉〇鄭鍔曰即藍田出玉也畜

穀略與冀州同

東北曰幽州

易氏曰舜十二州本有幽州水土既平以冀為帝都省幽入冀殷人南都河南之邑復舜幽州之名周人又以幽州兼殷之營州實禹貢青州隔海東北之境故曰東北

其山鎮曰醫無閭

易氏曰後漢志遼東郡無慮縣有醫無閭山唐地志

營平乃漢遼西郡則其山又在營平之東北

其澤藪曰貕養音兮

易氏曰漢志琅琊郡長廣縣○賈氏曰地志長廣屬徐州貕養澤在西唐萊州昌陽縣本漢縣屬東萊郡今為萊陽縣貕養澤在縣東北四十里蓋此澤介乎東萊琅琊兩郡之間也

其川河泲

易氏曰經於兖州言其川河泲蓋兖州北距河而南

據沛禹貢言濟河惟兖州則惟兖州之川宜也幽州遂在東北於河沛何與蓋幽州雖跨有遼水爲東北而實西南越海兼有青州之東北境所以琅琊郡之猕養澤泰山郡之淄水千乘郡之時水皆在幽州之域光武十三年以遼東屬青州二十四年還屬幽州是知幽州實可以有青州王璜張揖云九河陷海中是九河未陷之前凡登萊海岸及濱滄二州之東境皆在幽州之地與兖州東西分界故其川同於河沛

○王昭禹曰幽之川亦與兖同者盖兖在河東北二州相連皆有河泲也禹貢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道兖水東流為濟則幽兖皆河泲所經之地

其浸菑時

黄氏曰淄水出淄州淄川縣原山北至博興縣入濟○易氏曰漢志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淄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泲攷輿地記則襲慶府萊蕪縣有原山淄水所出其地即漢之泰山郡東北流入淄川縣漢萊蕪故城在東北過臨淄縣東又東北過利津縣又東北入于海西漢志乃同入泲盖入泲乃禹川之舊自濟之上流既涸故淄水入海　時水在臨淄縣齊城西平地出泉南北二十五里亦謂之源水東

北至千乘縣入淄青淄萊禹貢屬青古河自今滄景間入海滄景禹貢屬兖職方分兾置幽居河濟下流其地得今滄景德棣分淄萊跨河距濟與青兖分界北包營平周燕為幽牧都薊封召公

其利魚鹽

易氏曰幽州跨海有魚鹽之利

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

鄭康成曰四擾馬牛羊豕三種黍稷稻

河内曰冀州

易氏曰舜十有二州有幽有并有冀水土既平之後以冀為堯都省十有二州之幽并入焉以餘州凖之則知禹貢冀州東西南之三面距河而北境則越乎常山今之燕雲營平諸州皆其地也殷人復以冀州北境復舜之幽州而東西南皆禹迹之舊葢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也故曰兩河閒周人又分冀而復舜之并州故曰河内而已○黄氏曰冀唐虞夏商皆都之舜分

置幽并禹貢廢不置周仍分置如虞衛為冀牧周封康叔都朝歌

其山鎮曰霍山

易氏曰漢志河東郡彘縣霍太山在東唐及今晉州霍邑本漢彘縣霍山一名太岳在縣東三十里

其澤藪曰楊紆於于反

易氏曰鄭康成曰楊紆所在未聞顔師古引爾雅云秦有楊紆李巡又以為在扶風而此乃以為冀州未詳其義及所在

其川漳

王昭禹曰其川漳禹貢冀州所謂覃懷厎績至于衡漳是也○易氏曰漢志上黨郡長子縣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又沾縣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阜成入大河是二漳皆出於上黨也唐志濁漳水出潞州長子縣本漢縣有發鳩山濁漳水所出東北流至本州所理之上黨縣又東北流至本州之潞城縣漳水一名潞水又東北經本州之垣縣黎城

縣又東流至相州之鄴縣又東北流至磁州滏陽縣又東北流經潞州之洛水縣有衡漳故瀆俗名阿難渠則知合清漳而謂之衡漳清漳出太原府之樂平縣本漢沾縣少山在縣西南清漳所出東南流至儀州之和順縣又東南流至潞州黎城縣之東北又東北流至洛州之洛水縣又東北與濁漳合而至貝州之襄城縣又東北流至德州之長河縣乃漳之南岸其北岸即瀛州之平舒縣自此東北入于海

其浸汾扶文反潞音路

黄氏曰汾水出憲州靜樂縣南流至河中府榮河縣入河康成曰潞出歸德縣今慶州華池縣無潞水杜佑曰潞出密雲郡密雲縣密雲今檀州水經鮑丘水從塞外來經密雲戍過幽州潞縣西酈道元曰鮑丘水入潞通得潞稱俗曰東潞此殆杜佑所謂密雲之潞也是在幽界非冀浸矣桑閥駰十三州記曰上黨潞縣有潞水為冀浸即漳水也王猛與慕容評相遇

於潞川障固山泉單人匹絹潞水二石酈道元曰他大川無可為浸者巨浪長湍惟漳水耳又案今潞城縣春秋赤狄潞子嬰兒之國是則潞之得名已久漳水至潞為川可以灌漑或當是也○易氏曰漢志太原郡汾陽縣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入河及唐嵐州靜樂縣今屬潭州即漢汾陽縣之地汾水東南流入太原府之交城陽曲太原清源文水五縣又東南流至汾州溫城介休靈石汾西四縣又東南流入晉州之霍邑趙城洪洞臨汾四縣又東南流至絳州之正平稷山龍門三縣又南流至河中府寶鼎縣北入于河唐潞州潞城縣本漢潞縣屬上黨郡漳水一名潞水在縣北關駰曰潞水在縣北為冀州浸即漳水也蓋周以濁漳

為潞清漳為漳

其利松柏

易氏曰禹貢兾州厥木惟條條長也其利松柏宜矣

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李嘉會曰兾之北土馬之所生今不曰馬而止曰牛羊馬多出於隴西正雍州地

黄氏曰九州獨雍兾不宜稻何也自鄭國引涇為渠

西門豹引漳為陂後人轉相師用大抵稻田徧二州矣禹之治水非獨除害濬畎澮距川蓋興利也而二州獨不為稻田至後人始為之豈禹之智不及國豹之徒哉是必害有甚於利者禹不敢為至于商周皆因之後世但務興利始發禁決防利固可喜害曽不卹漢末諸家治河之策王横獨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居民當春夏少水乾燥

時引河渭水溉田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而多水暴至則溢決國家數隄塞之稍高於平地猶築堤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患夫水不使灌溉而失藝植之利不智者皆能知之然其識微見遠實合大禹規模由漢以來冀豫徐兖河患竭國力匱民財漂没墊溺救患不給灌溉之利誠不足言矣雍上流冀下流以形勢論之雍本無害然雍亦不以灌溉何邪決涇渭灞

漼諸水使盡入河上流甚駛疾而下流猶若其停緩若分別諸水上流已旁決下流遂淺淤何疑哉孟子曰禹以四海爲壑此說至漢猶有能知者今千餘年其學遂絶滅矣攷工記曰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古人治水法理精詳師授的確其肯以一槪之見而使利害不足相補除哉

正北曰并州

易氏曰舜有并州禹貢以并入冀州殷因之周復分

冀復禹并州以天下之勢言之冀州在西河之東雍州在西河之西并州介乎雍冀之間故曰正北

其山鎮曰恒山

易氏曰漢志恒山郡上曲陽縣常山谷在西北按唐定州恒陽縣有北嶽今改為中山府縣為曲陽即漢之舊也

其澤藪曰昭餘祁

黄氏曰昭餘祁在汾州介休縣水經注曰汾水於大

陵縣左逦為鄔澤引廣雅水自汾出為汾陂陂南接鄔地理志曰九澤在北并州藪也呂氏春秋謂之大昭又候甲水逕大谷謂之大谷水逕祁縣故城南自縣連延西接鄔澤是謂祁藪樂史寰宇記昭餘祁俗名鄔城泊祁屬太原漢故縣也

其川虖(負胡反)池(徒多反)嘔(烏侯反)夷

易氏曰漢志代郡鹵城縣虖池河東至參合又東至文安入海此言參合則屬高柳縣漢高柳縣隸代郡

唐貞觀以後為黙啜所破州縣俱廢開元十年改定
襄為雲中有髙柳故城則鹵城又當在髙柳之北滹
池河源來之詳其河自鴈門縣西南流入崞與唐林
二縣又西南流至忻州秀容縣又西南流入定襄縣
又南流至太原府盂縣又東流至恒州之靈壽真定
九門藁城㲄城五縣又東流至定州無極縣又東流
入深州之饒陽鹿城安平三縣又東南流入瀛州之
髙陽河間二縣又東流入莫州之唐興及莫縣以至

任丘文安縣即漢志所謂至文安入海者也康成曰嘔夷祁夷與出平舒漢志代郡平舒縣有祁夷水唐蔚州興唐縣本代郡地嘔夷一名滱水出縣西北高氏山東北流至興唐縣又東流至瀛州之博野東流入于河○黄氏曰虖池出代州繁畤縣泰戲山嘔夷在蔚州靈丘縣即滱水也水經注曰滱夷之水出縣西北高氏山東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淶水即巨馬河出蔚州飛狐縣淶山東至涿州南入于虖池同入海

其浸淶易

黄氏曰易水有三皆出易州易縣寰宇記北易一名安國河出縣西北窮獨山水經注濡水也中易出閻鄉城寛中谷東南流至古易京城與北易合流入巨馬河水經注易水與濡水互攝通稱南易出縣東南即山燕王仙臺東石虎罡東流與雹河會又東至覇州容城縣南流入高陽縣合滱水注水經注又曰易水至文安縣與虖池合班固闞駰皆以斯水為南易文安今覇州縣并之東界至此○易氏曰漢志代郡廣昌縣淶水東南至容城

入河案唐蔚州飛狐縣即漢廣昌縣地有飛狐口淶水所出東南流至易州易縣又東北流至淶水縣又南流入容城縣即漢志所謂東至容城入河者也漢志涿郡故安縣閻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此言易出故安則近幽州之境案唐蔚州飛狐縣周屬并州自縣北入嬀州之懷戎即古飛狐口易水所出東南流至易州易縣至北方是漢涿郡故安縣之地又東流至涿州之歸義縣又東北流入涿州范陽之南界即漢志所謂至范陽入淶者也

又曰案詩韓奕韓侯為并牧今同州韓城縣古韓國此并西界也并地最延袤綿亘冀北以制戎夷故詩曰奄受北國其追其貊荆宛并韓其國都皆近京師

宛衛武關以制楚韓扞臨晉以制狄皆天下形勝故宣王中興特著二詩焉大抵周人幽據全燕齊據制狄海岱制淮徐兖冀豫洛陽并荆控扼咸雍此天下全勢也觀九州山川險要之處與其建牧規模而經略大體可見矣

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鄭康成曰五擾馬牛羊犬豕五種黍稷菽麥稻也

總論

鄭鍔曰自揚州而下以至於并州是謂九州之國所以正其東西南北者皆以王畿為主天子面南故自南而辨之則四方各正矣每州各言鎮山記其為一州之鎮也各言澤藪記其一州水之所聚也各言川記其水入海之道也各言浸記其衆田灌溉之利也各言男女或二或三或五記其地氣之偏而陰陽之不齊也各言穀之所宜記其土壤之高下而所種之不同也各言利之所宜記其山林之疎密而所産之

不同也○薛氏曰凡九州之土高者宜黍稷下者宜稻麥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東南多絲纊西北多織皮先王之于民因其東西南北之異方山澤川浸之異宜男女異數土石異産黍稷稻粱之異種丹漆絲枲之異利廣谷異制民生異俗為之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齊其政而不易其宜山者不使居川澤者不使居中原騂剛之地糞種不以羊赤緹之地糞種不以牛然後五方之民各安其性樂其業而無偏敝之患

總論分州之異

易氏曰九州之説其來尚矣孔安國以禹貢九州為帝堯之制遂謂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

青州為營州餘乃堯舊非也攷之舜典其説甚明始言肇十有二州次言咨十有二牧然後命禹平水土是則平水土之命與夫十有二州之建其先後次第自有可攷而不誣者禹別九州書以貢名在治水之後禹貢於逐州之下雖各列隨山濬川之説然皆追求其治水蹤迹而後辨山川之險易道理之遠近以定賦貢之高下不得以舜之十二州為後也善乎班固之言曰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絶為十二

州使禹治之水既平更別九州列五服其先後次序正所以發明當時置州之意○薛氏曰冀兖青徐揚荆豫梁雍此禹貢之九州也冀豫雍幽營揚兖荆徐此爾雅之九州也揚荆豫青兖雍冀幽并此職方之九州也禹貢九州之名舊矣舜時肇十有二州分冀為幽州并州分青為營州至夏則復為禹貢之九州矣爾雅九州商之制也職方九州周之制也是商有幽營而無禹貢之梁青周有幽并而無禹貢之徐梁

郭璞以爾雅之九州為商制然爾雅有九州之名而無九州之界禹貢職方有其界而不能不相侵入者且職方九州冀小於禹貢以分冀為幽并如舜時則一分而三也雖無徐州而青兖之間是也雖無梁州而雍豫之間是也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是徐之南及淮也又曰大野既豬是徐州之大野也今職方青州之川淮泗兖州之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兖也禹貢曰華陽黒水惟梁州是梁州之南據華山之南

也又曰厥貢璆鐵銀鏤砮磬是梁州之玉石也今職方豫州之地華山雍州之利玉石是以梁而入雍豫也職方既以青兖而包徐故青州多入禹貢之豫而兖州又多入禹貢之青禹貢豫州被孟豬而職方青州有其澤望諸望諸即孟豬也茲非青之入豫乎禹貢青州曰鹽絺海物而職方兖州有其利蒲魚蒲魚即海物也茲非兖之入青乎職方既有冀而又有幽并矣故幽州多入禹貢之青徐而冀多入禹貢之雍

且幽州其山醫無閭其澤曰貕養其浸菑時醫無閭在遼東光武時以遼東屬青州後又屬幽州兹非幽之入青乎貕養在長廣菑出萊蕪地理志以長廣屬徐州瑯琊有萊山兹非幽之入徐乎冀州曰其澤楊紆而爾雅曰秦有楊紆李巡又以為右扶風顔師古注漢地志以為即楊紆兹非冀之入雍乎大抵周以夏之冀為三以餘八州為六其勢不能如禹貢之舊也然杜氏二鄭不改職方之字而必改職方之意後

鄭謂潁在陽城宜爲豫今屬荆非也以滍在楚隨之間宜屬荆今屬豫非也不知青幽梁雍兖豫尚多侵入況相距之州乎是改職方之意也先鄭以青州之淮字當爲睢沭字當爲洙直謂宋有次睢而魯有洙泗曾不謂青之包徐也以雍州之弦字當爲汧蒲字當爲浦直謂雍有汧水耳曾不謂吳山在汧西有弦蒲之藪也至於杜氏以經之湛字當爲淮後鄭以兖之盧維爲雷雍曾不謂湛與盧雍之名無所經見是

攺職方之字也

鄭鍔曰周之九州無徐梁禹貢有徐梁無幽并爾雅云兩河間曰兾州河南曰豫州濟東曰徐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荆州江南曰揚州燕曰幽州濟河閒曰兖州齊曰營州詩譜雍梁荆豫徐揚禹貢所云堯舜法爾雅所云似夏法詩譜似商法說者云爾雅職方不同先儒以爾雅所言為商制理或然也至於周官無徐梁者葢徐去淮為近而其地或為徐戎淮夷之

所有梁去洛為遠而其地或為王畿都鄙之所據也

爾雅有幽州而周官有幽并者民有盈耗故州有損

益冀之在商其民是以離而為二故有冀而有幽在

周又離而為三故有冀又有幽并舜分冀為幽并分

青為營周無徐州蓋其地為淮夷徐奄所有周公之

時命伯禽之魯而徐戎淮夷並興此其證也其後成

王伐淮夷宣王征徐方僖公征淮夷而周官以征伐

所獲者為隸獨於蠻閩夷貊有之而戎狄則闕則知

其服東南為難矣○李嘉會曰周之九州與禹貢不同者周時都雍不可不廣梁山多險阻故合梁雍為一州徐地狹隘故省焉之兖豫都冀地壤最闊今之北境多在其内且帝都所寓人民阜繁至周亦然故冀州分為幽并

總論序州之次

王氏曰九州之序禹貢始於冀次以兖而終於雍職方始於揚次以荆而終於并者葢禹貢言治水之序

職方言遠近之序治水自帝都而始然後順水性所
便自下而上故自兖至雍而止以遠近言之則周之
化自北而南以南為遠故關雎鵲巢之詩分為二南
漢廣亦言文王之道被于南國德化所及以遠為至
故也始於揚州則以揚在東南次以荆則以荆在正
南終於并則以并在正北先遠而後近也

周禮訂義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五十七至五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任應銑

周禮訂義卷五十七

宋 王與之 撰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鄭鍔曰職方氏掌版圖以制其貢諸侯供貢以服事

天子故以服言之欲其服職事上而已○鄭康成曰詩云侯服于周○黄氏曰司馬曰九畿畿界域也或曰畿封皆界域也司馬施政職而以界域為名見王政之行無遠近一也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九州各以其山川畫界而九畿自王畿出四面畫之地形不能整方九服闊狹相補而足侯國居其中有司所當辨也故晉為甸侯鄭為男伯○愚案餘說見大司馬

陳君舉曰衛服之外聖人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故

武成叙諸侯之助祭洛誥稱諸侯之和會康王之誥陳諸侯之聽命止言五服而已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

鄭康成曰以此率徧知四海九州邦國多少之數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林氏曰非實有國也特計其地之廣狹

所能容也○黄氏曰凡邦國千里據一州之地而言也一州之地方千里故為九州而建九牧一州千里封公以五百里則四公猶曰封公足五百里則可容其四也方四百里則六侯猶曰封侯足四百里則可容其六也方三百里則十一伯猶曰封伯足三百里則可容十一也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猶曰封子足二百里則可容二十五子也方百里則百男猶曰封男足百里則可容百男也出入千里之數而進退之以見

九州之地一州必千里也諸侯雖有加地未必盡登
此數是故皆懸法也康成曰每事言則者設法也設
法者以待有功而大其封其説是也但謂周九州界
方七千里周公改殷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一州必
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合附庸爲二百一
十國則强牽合矣王制二百一十國蓋言分土爲三
而一州之地合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可容二百
一十而猶有餘也職方言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

于百男蓋言建侯大封而一州之地盡登五百里則容四四百里則容六三百里則容十一二百里則容二十五百里則容百而適足也是皆懸設之言也封國三等建侯亦三等故五百里四百里為大國不五百里四百里則不能為三軍次國必三百里不三百里則不能為二軍小國必二百里不二百里則不能為一軍男雖加地至百里猶不能為一軍此其事實而其制參見於司馬職方者也周之公國杞宋而已九州之地

封國不盡則為閒田古說周國八百而春秋經傳古國存滅其可見者不過百餘未入春秋法制猶在諸侯未敢大放恣至春秋時猶以滅國為重則古國之不可見者必非盡并滅之不知其何故也○愚案餘說見大司徒

薛氏曰千里之方為方百里者百五百里之國為百里者二十五四个方百里者二十五用千里之方一是方五百里者不過四公也又云方四百里則六侯

則是四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一十六六个方百里者十六則爲九十六是用百里之方九十六於千里之方猶餘百里之方四又云方三百里則十一伯則是三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九以十一个方百里之國爲百里者九十九於千里之方猶餘百里之方一又云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以二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四則二十五个方二百里用千里之方一百男則百里而已此封國之定制也其餘爲附庸山川者

固見於大司徒建邦國之制鄭氏謂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為方千里四十九其一為畿内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以為封公侯伯子男之地失之矣鄭氏之見以開方言之殊不知井田之地畫為井形四圍左右皆有定制故可以開方言之若夫先王定九州之制分疆析壤各以千里為州非如井田之法周圍貫通可以開方計之若曰成周之制為方千里者四十九何成王周公斥地之廣耶王

制曰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豈復開而為千里之六耶或曰王制商制也夫何商周之大異也孟子曰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如此則知鄭氏之失

凡邦國小大相維

鄭康成曰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各有屬相維聯也

王設其牧

項氏曰諸侯皆世襲惟牧為王所設○鄭鍔曰五國為屬屬有長二十五國為連連有率三十國為州州有正雖足以相制而未足以兼制之大國無小國之助則無以為強小國無大國之依則不能以自固王於是而為之設八命之牧以為二百一十國之長統臨而牧理之然後小大之國各有所畏○易氏曰其要專在建牧一事周制九牧實舜之咨十有二牧之遺制皆所以統天下之邦國使之致禮正刑以尊天

予○愚案陳君舉說見大宰九兩下

制其職各以其所能

黄氏曰牧下有正卒達乎諸侯故曰制○鄭鍔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論所能而制以職如牧監參伍之職方伯連率之職必觀其才力之所能任

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賈氏曰即大宰九貢小行人春入貢及禹貢貢篚是也○林椅曰行人制貢蓋度道里歲月遠近為之率例職方各以其所有乃通法也然九州九牧王居

其一九職九賦自大司徒之所頒掌交之所論非之是以一州為法逹乎八者○黄氏曰諸公食者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之一地有進退則貢有增減故曰制其貢九州有常貢茍非增減則無庸制也春秋傳曰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此其節也制職制貢牧皆參焉

鄭鍔曰地各有所生有所不生論其所有而制貢如荆有齒革不責以揚之竹箭雍有玉石不責以兾之松柏因其所有則其求易供○林椅曰職方言設牧而繼之以制職制貢則當時職貢亦總於州牧

王將廵守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

不敬戒國有大刑

王昭禹曰王廵守則諸侯各朝于方岳故戒于四方

○鄭康成曰守則諸侯所守之地職事則諸侯所治乃脩如也

之職事天子適諸侯曰廵守廵守者廵所守也故戒

以脩平乃守脩則使之治其壊也平則使各當其分

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也者述所職也故戒

以攷乃職事職則慮其有曠職事則慮其有廢事○

鄭鍔曰因廵守之年儆戒之使脩正其疆界攷察其

職業以俟王之時巡告戒之有素及其不率然後待之以誅夷竄殛之罪可以無愧矣○李嘉會曰必先警戒而後巡守者不欲乘其不備幾于不戒而殺也必先警戒則刑可施

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

鄭康成曰先道先由王所從道居前行其前日所戒之令○鄭鍔曰及王之所行先至所嚮之方國巡其前所布之戒令預攷其率與不率也

王殷國亦如之

賈氏曰王殷國所在無常或在畿内國城外即為之

或向畿外諸侯之國行之故有戒令之事○黄氏曰宗伯殷見曰同大行人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則巡守本為殷國也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皆所以正不正也故謂之殷國職方巡狩謂不因殷國而有會同之事如成王作洛宣王車攻皆不至方岳故獨以天子適諸侯為名其曰殷國正謂時巡朝諸侯于方岳考制度大明黜陟也言巡狩則不殷國言殷

國則巡狩可知故掌客兼言之六年五服一朝十二年王乃時巡皆定禮王有故不出非常也今年有故不出明年亦當出先王未嘗豫設非常不出之禮使人主怠惰也漢武帝歲出祀甘泉汾陰固為煩擾成帝曠歲不出實怠耳合禮不合禮皆未論鄭又言王不巡守其戒四方與巡守同夫王出則戒以平守攷職將以待黜陟也王行將至則又巡戒焉不出何戒之有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

五十人

項氏曰土方者主土度四方之地○賈氏曰主四方邦國之事與職方連類在此以下至形方並同

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以土地相息亮反宅而建邦國都鄙

黄氏曰地形廣遠不可度量故有土圭之法今九章猶有鈎股存焉○鄭鍔曰冬夏至潁川陽城晝漏半立八尺之表夏至於表北得尺五寸之景冬至於表

北得丈三尺之景皆為地中此建國所用也若建諸侯國則不用此何則景一寸差千里一分則百里封侯國之大者不過五百里何取於土圭之寸耶亦取其分而已若建小國又取其分以為小分也一分百里男國也亦大都也二分二百里子國也若小都五十里則為小分五分大夫二十五里則為小分二分半所謂建邦國都鄙也○鄭康成曰土地猶度地知東西南北之深而相其可居者宅居也○李嘉會曰知其風土以

相國君居民之所宅畜宅里所居必陰陽納藏風氣合聚如禹貢所云四隩既宅是也

鄭鍔曰土方氏所掌與大司徒以土圭正日景馮相氏之致日致月不同大司徒建王國而用土圭以測土深求天地之中馮相氏欲知四時之氣土方氏專建諸侯之國不過用土圭以度其地之遠近廣狹而已

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

黄氏曰所謂景短多寒景長多暑者景朝多陰景夕多

風土宜土化由是而有其法焉○鄭康成曰土宜謂九穀稙穉所宜也土化地之輕重糞種所宜用也任地者載師之屬○劉氏曰謂授其地以任其耕種者

鄭鍔曰大司徒有土宜之法草人有土化之法用是法以授夫任地之人則非特治王畿千里之地有法而治諸侯之地亦有法何患職貢之不供哉

王昭禹曰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土方氏則輔成司

徒建國之事而已大司徒掌土宜之法而土方氏亦

辨土宜土化之法則輔相司徒草人任土糞種之事

而已司徒草人所掌止於王畿而土方氏所掌則及

於四方

王巡守則樹王舍

易氏曰樹植也立也王巡守則有四方之舍土方氏

既為之土地相宅而知利害之所在然後掌舍為之

設梐枑再重為車宮轅門為壇壝宮棘門而土方氏

植立之焉○鄭康成曰為之藩羅○黄氏曰草舍嚮背左右猶有其法○鄭鍔曰暫所舍止亦嘗相其宜而為之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懷來也主來四方之民及其物○劉氏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懷方以成蓼蕭之化者聖王之事也遠人既來則懷方氏掌其送逆道路之給而開之以中國道德仁義之化悦之以聖人中和禮樂之方陳之以位天地和陰陽之本感之以致神祇遂生殖之義使之心悦誠服踴躍于兩間而不知自己者也

陳及之曰遠人之來亦不旦旦有之今也懷方氏中

士八人府史胥徒凡五十二人是冗員也必也待其來以他官從事焉耳凡周家之制官府之設有非欲常常用者皆臨時俾官府兼之○李嘉會曰既懷來諸侯而比合之且兼之以道訓宜也必各立一官何故懷其所未來合其所未一然後因方而訓道之三官宜不同也而後形方氏可修其職也○黄氏曰賔客屬秋官民屬夏官其事異也

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

陳及之曰鄭氏謂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諭德延譽以來之若然則是漢武使張騫輩說諭西域之比當時設官之意謂遠方之民尚有歸附者懐方氏懐之如大小行人之待諸侯也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非設官為之主則言語不知其故飲食不知其好遠人失其所矣豈所以來遠方之民乎○王昭禹曰遠方之有貢猶六服之貢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也○鄭鍔曰謂其方所嘗以為貢者 遠方有所獻之物猶六服諸

侯之獻國珍也○黄氏曰遠物貿易者也飲食異嗜漢西域賈胡利漢賄無歲不至先王以為此不能絶而設官待之自古邊事多因互市○鄭鍔曰遠物非所當貢蓋其貴寶異常之物貢以致其臣子之禮獻以達其事上之誠四夷既不可責之以方貢使為歲事之常又不可責其所出珍異之物以為己玩好之具要在有以致之使之自至而已其來則逆之其去則送之厚之以禮也其貨物則以璽節達之使道路無壅阻示之以信也○鄭康成曰達民以旌節達貨物以璽節

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王昭禹曰治其委積所以備其用也治其館舍所以安其居也治其飲食所以順其嗜好也○鄭康成曰續食其往來○鄭鍔曰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此遺人所掌懷方氏為之治其事蓋結之以恩也

王氏曰逆送之以為之禮達之節使無留難治其委積館舍飲食使有所資賴此所以懷之也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鍔曰王者之心未嘗不欲四海無異俗九州皆共貫然道路或隔絶財利或不相通器用或不齊人各私其所好而異其所惡故命官曰合方氏以合其不合者焉賈人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則所同者一市之中行人云同度量同數器則同於十一歲也合方氏舉天下而皆同之王者大一統於天下實本諸此

掌達天下之道路

鄭康成曰津梁相湊不得陷絶○王昭禹曰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

川川上有路道路所以通往來達之則往來有不窮之通

通其財利

王昭禹曰財利出於土地所生而有無多寡常不能以相資通之則有無懋遷而多寡相濟矣

同其數器

鄭康成曰權衡不得有輕重○王昭禹曰十百千萬之所計謂之數吉凶禮樂之所用謂之器○鄭鍔曰數同則以九以七以五為節者舉天下皆同而不敢過器同則曰樽曰爵曰俎曰豆者舉天下皆同而不敢變

壹其度量

鄭鍔曰分寸尺丈仞之度皆使之一則無長短之差龠合升斗斛之量皆使之一則無多少之異

除其怨惡

王昭禹曰生於心而有所懟者怨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有以除之則惡將有所改而遷善怨不安作而當理矣○鄭鍔曰怨惡除使無積怨以生亂

同其好呼報反善

王昭禹曰情之所樂謂之好性之所欲謂之善苟役物以為好則好失之僻離道以為善則善失之奇故必有以同之先王不貴異物不寳逺物是以教而同其好也作竒技者誅被異服者禁此以法而同其好也聯之以朋友此以教同其善也不孝不悌不信不治則糾之以八刑此以法而同其善也同之如是道德奚患其不一風俗奚患其不同

總論

易氏曰道路達財利通此合方之事也未及夫政焉同數器而九儀之命皆有定守一度量而五則之制亦有定用此合方之政也未及夫教焉至於除其怨惡同其好善則講信修睦無有異志合方之為教也大矣

陳及之曰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則封内諸侯津梁相通聘好往來有無相補患難相救無有壅蔽之患矣然先王恐其私相連衡以叛上及姦人往來而

莫之禁於是為之溝池樹渠之固以防之為之節制以謹之所謂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門關用符節道路用旌節凡通達於天下必有節無節者有幾則不達所以禁絶姦人之往來也每歲相問每世相朝告終易代有送葬之禮有慶賀之禮凶荒災患有弔恤之禮有致禬之禮此諸侯之邦交也非是而私相連結附下罔上恃强并小則大司馬有

九伐之法方伯連帥奉辭伐罪所以絶其萌芽杜其吞併也春秋以來姦人不得志於中國則如意而往無所疑忌雖弑君之賊往往藏匿以為己用則關梁呵問之法不行矣喜則朝聘無虚月怒則争戰歴歲年而不已則方伯連帥之職不修大司馬九伐之法不行矣若是而曰達天下之道路是啓姦詐而長背叛耳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訓道也主教導四方之民○鄭鍔曰設教者聖人神道教化密運使民俗自移無待于訓方氏之官設官曰訓方氏者取其事之可以言傳者則訓四方○易氏曰合方氏之同好善因人心之善還以道之而已至此一職專以訓方為事亦非於人心好善之外別有所謂訓也道四方之政事則政事固有良而平者矣與其上下之志則志固有醇而正者矣誦四方之傳道今之時亦有格言大訓可以為法者矣此皆人心自有之善訓方從而訓道之也

王氏詳說曰地官有土訓誦訓此又有訓方氏葢土訓所掌在於道地圖詔地事誦訓所掌在於道方志詔觀事此掌道四方之事與上下之志又與矣

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

鄭康成曰道猶言也為王說之四方諸侯也上下君臣也○鄭鍔曰政事謂諸侯之所施設也志謂諸侯君民上下之趨向也

誦四方之傳道

王昭禹曰誦與孟子為王誦之同意訓方氏所誦皆以告之也

鄭鍔曰傳道謂四方之人口之所傳說稱道者○鄭康成曰傳道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為王誦之若今論聖德堯舜之道矣○王昭禹曰傳則或出于衆人之所傳道則或出于一人之所道誦四方之傳道則將以來之至于推而行之然後可以為道矣

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鄭鍔曰道其政事與其上下之志則達其說於王使王知之誦其傳道非特誦之而已取其可以為訓者

作為戒書於建寅之月布之以諭四方使知其善者可行惡者可改也布於正歲則順時之始與之更新矣又觀四方之新物則因夫一歲之始察民之所好時新者如何道之訓之以俟他時之布○項氏曰物即事也即上所誦道之二物也新歲觀之又將以為來歲之訓○王昭禹曰新物謂新所用之物觀新物將以觀民之好惡也正歲者民物之所尚以一歲之始而觀民情之所尚將以訓其志淫好僻也○陳蘊之曰新物如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作新民亦以新予之國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易昏為明易惡為善化變氣質如螟蛉之肖蜾蠃○愚案此又是一說○黃氏曰布而訓四方

使述其舊美也觀新物察風俗之變也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易氏曰形猶人之形有相屬之義○鄭康成曰形方

氏主制四方邦國之形體

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苦蛙反離之地使

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鄭鍔曰地域掌於大司徒版圖掌於職方特其名數

也形方氏則制之如制衣之制因形裁割使各得其

宜也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疆各有所正制其地域而正之使析者不至於相絕屬者不至於相離故曰無有華離○賈氏曰地有佹邪離絕遞相侵入不正故正之佹者兩頭寬中狹邪者一頭寬一頭狹析而不絕者為華王安石云華與為國君削瓜者華之之華同義地雖分析亦當連亘不絕為一國之界故不可華絕而不屬者為離一國之地當自為封疆若有國在此而地斗絕在彼則不能相統攝矣故不可離其所以使地不華離者蓋使小國近大國事之以

自立大國近小國比之以自固然非形方氏制其地形使各相聯屬雖欲使小大相事相比不相侵其疆埸亦不可得也○鄭康成曰比猶親也易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王氏曰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則小國易以守大國難為侵人各有土宇可以無患矣

劉氏曰大司馬建邦國之九法有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之法矣若形方氏正之弗從然後詔之司馬而九伐之法行焉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賈氏曰此山師及下川原等皆是遥掌畿外邦國之內山川原隰之等使出税珍異以供王家○陳及之曰古者山林之所産川澤之所出其物利於人其物害於人其版圖數要悉藏之王府諸侯不得而知辨其物之利害而頒之則諸侯知取其利避其害使致其珍異之物則不得欺其上矣

李嘉會曰山川必曰師何也以其有珍異之物當主

名以貢於上有土宜之物當播種以導乎下

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鄭康成曰山林之名物若岱畎絲枲嶧陽孤桐○王氏曰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所謂利有如此者非特中人用而已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所謂害有如此者非特寄

物及蠃蝗之蟲獸而已○黄氏曰吳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齊鑿隄河皆利害也

李嘉會曰地官山林川澤各有三等所守有厲禁所收有財物然行之王畿不及天下今天下之山林川澤各有其物不辨別之以示天下天下何由而知所趨各有珍異不分辨之以致於上天下何由知所貢如是則吳之鹽鐵斯不得以擅其利齊之鹽筴亦可以專其征矣

愚案山澤之官屬之司徒者只是會其財物而不

能制其邦國司馬專主諸侯得以兼制邦國之事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鄭康成曰川澤之名物若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澤之萑蒲

邍音原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邍地之廣平者

李嘉會曰地官山澤有虞林川有衡今乃有邍師者以其知地宜之美惡種植之善否以教導民故曰師

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房云反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鄭鍔曰高平曰原四方之地廣平之處地有丘陵之名有墳衍之名有原隰之名辨其名物相其陰陽度其水泉則可以為封建諸侯之所不辨其名無以知

其或平或陂或燥或濕不辨其物無以知其或肥或瘠或美或惡以為封邑則民病而不安故使遂師辨之先儒讀物之可以封邑者為句其說謂物之者相其土之物色也余謂辨其丘陵墳衍遂隰之名物之可以為封邑者當為一句

黄氏曰都邑必居平地商人避河患遷邢盤庚曰適于山用降我凶德是也然其民蕩析離居不昬作勞不服田畝不可施井邑之法故復遷亳○劉執中曰

此謂五等封國之餘地未有邑以管其民者不爾則諸侯吞之矣亦可以賛司馬正邦國之封疆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匡正也主正諸侯以法則○薛平仲曰職方之屬自合方氏至邍師所以防閑邦國者可謂密矣然邦國之土地諸侯之所世守邦國之人民諸侯之所世治王官之所制者能幾而彼則帖然退聽者何哉亦惟其服天下者有以並行而不悖也匡人達

法則以匡諸侯反側之私撢人誦王志以動邦民面王之意諸侯知有王而不私於一國斯民知有王而不私於諸侯天下孰不環向而固結哉九伐之法司馬蓋具之而不設矣

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鄭鍔曰諸侯擅壤土之大恃甲兵之強有違法度而不正設匡人之官以法則而正之法則者王之所以治官府都鄙也○鄭康成曰法則八法八則也邦國之官府都鄙亦用焉內外雖

有異勢然王者之心初無異治故用其治官府都鄙之法則而正其不正者○王昭禹曰大司馬制畿封國以正邦國所以正其地之大小也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所以正其惡之輕重也若夫使之攷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必有法則以正之從而觀其慝○易氏曰人之不善隱微而未露者謂之慝如土訓之道地慝誦訓之道方慝皆隱微之謂使其邪慝未萌雖有八法八則將何所正此所以先觀其慝匡人見其為慝必繩之以法則使人無敢反而不順側而不正惟王命是聽焉茲其所以名官曰匡人也此既達之矣行人十有一歲則修法則焉修其所達者使浸多歷

年而法則不廢墜也○劉執中曰如是則諸侯之犯政陵令者暴內陵外者不陷於九伐矣

訓 他南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及

劉執中曰撢與探同言探王之志及道國之政事以語於諸侯及四方之人

李氏曰天下之情欲上達故訓方氏之職設人主之志欲下通故撢人之職設古者君民一體上下交孚而無壅遏之患如此

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

鄭康成曰道猶言也○鄭鍔曰王者處九重之中志雖在民民何自知哉國之政事行於王國天下邦國在王畿之外遠而不聞擇人巡行天下誦之道之以告語乎其民言王志如此王之政事如此使民聞聞吾君之志與其政事之善

使萬民和說（音悅）而正王面

鄭鍔曰民皆心悅誠服延頸舉首嚮仰乎王不敢背

違謂之正王面面者嚮也王之所在皆仰而嚮之也遠民未嘗無嚮君之心其所以有背違者以其萬里之遠不及知耳撢人能言其所以然彼安得而不和悅乎

愚案撢人誦王志道政事則王之作於心而見於治者明白洞達安得不使民和悅而內嚮桓公圖伯恐諸侯不從令管仲以游士八千游揚說談齊氏之美布於諸侯豈撢人誦道之意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司馬主其軍賦○賈氏曰此王自以臣爲司馬遥掌都内○薛平仲曰都家之說嘗於宗伯之序官論之矣然禮之或僭其事猶有漸而至政之或弛其勢一決而隳況都家之環于王畿者之以固吾圉也制之以地域分之以人民予之以貨賄其體固甚尊矣使王朝不制其

兵柄於上或者繕甲治兵如太叔將誰馭之哉故先王設官以為都司馬者必每都以上士二人居之倍之以中士又倍之以下士夫以王制攷之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三國即周官所謂都家之地也司馬之設其官守若是之衆先王之慮蓋可知矣彼家之司馬雖亦王朝之所特置必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其權亦莫不有歸也夫莫大於四方之邦國而都家之為小莫遠於四方之邦國而都家之為近王政自近以

及遠由小以制大規摹盖自是始矣此都家司馬所以為政典之終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鄭康成曰家卿大夫采地正猶聽也公司馬國司馬也○李嘉會曰此曰公司馬而都司馬職曰國司馬蓋不必司馬之司馬上之所差以將兵者皆司馬也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為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政於王之司馬王之司馬其以王命來有事則曰國司馬下文注曰大夫家臣

為司馬者春秋傳曰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昭二十五年○陳及之曰春秋時楚子與莫敖氏戰于皋滸鄭子張徵役攻子産與夫晉之六卿宋之華向魯之三桓其調發戒禁悉自主之而國家弗敢問安得不與上抗乎都公卿之采地也其權勢重故王朝為之置司馬則大夫元士也俾自置焉以聽命于上

賈氏曰都宗人家宗人都士家士皆使王臣為之者

都家宗人有祖宗之廟王所常祭都家之士獄訟刑
罪王政之重非王臣不決也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
鄭鍔曰都之公卿大夫子弟之適子皆曰士其支子
皆曰庶○王昭禹曰衆庶凡在都之人民皆是也○
鄭鍔曰其民所出以備軍旅之具則車馬甲兵别設
都司馬以掌其政教戒號令焉○賈氏曰若王家有
軍事徵兵于采地都鄙則都司馬以書致於士庶子

有此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士庶子受而行之

以國灋掌其政學

王昭禹曰國法則師氏保氏大司樂所以教國子之法○項氏曰保諸子教國子之法○鄭鍔曰所以會其車甲卒伍財賦者皆政也所以教其士庶子修德學道者皆學也○易氏曰政即都家車馬兵甲之戒令也學則學其戒令而肆習于都家之學者也政以任國子之已命者經所謂上是已學以待國子之未命者經所謂庶子是已然國子所以守衛而戒令同乎衆庶則立法公矣教以都家之政學而學之以國法則兵政一矣○王昭禹曰政學則以其學而後施政也

愚案古者國之子弟無時不知教無處不有學退在學校受教於司樂大胥諸子進在王所受教於師保氏入而宿衛有宮伯察其在版者而教之出而守禦有都司馬掌其政學以教之出入進退教未嘗不行乎其間非若後世之教止於庠序而庠序之教又為具文

以聽國司馬

鄭康成曰聽者受行其所徵為也國司馬大司馬之

屬皆是○賈氏曰國司馬不云大則小司馬準司馬與司馬皆得稟其戒令

劉執中曰采地之鄉大夫仕於王朝士庶子則以國教胄子之法教之於其都之學及有軍旅之事徵兵於都鄙則以士庶子作其衆庶車馬兵甲而都司馬掌其戒令以聽於國之司馬奉其節制以為進退攻討焉

家司馬亦如之

鄭鍔曰大夫有家家之地亦有兵賦又命家自設司

馬以掌之而家司馬亦如都司馬之隸於大司馬也

其與大司馬同者以兵賦所掌焉故耳

李嘉會曰國有司馬都有司馬家有司馬自國及家兵甲戒令欲其如一不獨一之於政令亦必一之於學術此所以無異政無殊俗也

總論司馬官屬

陳及之曰司馬一官與軍政者半不與者半自大司馬至行司馬自諸子至旅賁氏自司甲至槀人自校

人至圉師其他則環人戎右戎僕都家司馬皆與戎事者也自掌固至掌疆則司疆界者也自服不氏至掌畜則掌鳥獸者也自太僕至僕隷則左右侍御僕從者也自職方氏至撢人掌輿地及四方諸侯外夷者也小子掌祭祀則係焉司爟掌行火則係焉候人掌賔客則係焉挈壺氏掌司夜則係焉司士掌朝儀則係焉弁師掌冠弁則係焉與夫齊右之屬射人之屬則又係焉夫既曰典軍政而官府錯居先王設官

分職不必類聚彼此聯事互相關係不特是也司馬雖為掌兵之官至於軍旅大事五官之掌咸有職事冢宰徵師于諸侯大司徒以旗致萬民而治其政令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司寇涖戮于社自今觀之凡徵師凡致民凡軍禮凡涖戮皆軍之大政也宜皆司馬之事而分之四官掌焉此先王深思遠慮之至胡康侯曰昔成王將崩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奭命仲桓南宫毛取二

干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廢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而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此周官之制見諸行事者也

又曰周制兵出於農自八家共井至五百十二家之甸出車一乘馬四匹卒七十二人宜以稍人縣師等官領之而屬司馬今屬於教官其歲時校登其夫家簡其兵器治其車輦宜以鄉遂官領之而屬司馬今

亦領之教官三代之時兵滿天下而無將驕卒惰之變兵藏於民弗謂之兵將藏於學士大夫弗謂之將以蒐苗獮狩而易其習戰之名以比閭族黨而易其行陣之名國容之制軍容不亂馬養勇以禮積威以義是以不見其強而無敵於天下者如此薛平仲曰右夏官之屬凡六十有九始之以司馬終之以司馬固足以見兵政之密矣然攷之周官之例凡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自大司馬至軍司馬而已若上士中

士初未嘗命官也今惟大司馬之上士命曰輿司馬中士命曰行司馬二者不見於經先儒槩以文簡殘缺而委之夫以例而求則小司馬軍司馬不見於經謂之殘缺可也輿司馬行司馬不見於經謂之殘缺可乎意者周官行師之時凡領於大司馬之屬者必各有職以涖其事是以在官府則曰上士曰中士在軍旅則曰輿司馬曰行司馬亦因事而制名非有掌守而不可缺者不然制軍之法二十五人之為兩而

兩司馬者亦未嘗列之官屬也謂之闕可乎若夫虞衡之官司徒蓋領之以掌山林川澤矣而山川邊野之有師司馬又從而領之周官類若重複然彼以之掌于王國此以之掌于四方是又政典所以平邦國之大權在是也由前之説所以論周官兵政之嚴由後之説所以論周官兵政之大將從識者參之

卿大夫士之數六百九十有一人

卿一人　中大夫十有二人

下大夫十有四人　上士六十有九人都之上士不計

中士百五十有四人都之中士不計下士四百四十有一人

都之下士不計○趣馬言下士阜一人以校人之職攷之三乘為阜阜一趣馬馬積三阜以為繫積六繫以為廐積六廐以成校分校以為左右則為下士者當有二百一十六人總諸官而計之則四百四十有一人也

右夏官卿大夫士之數若以制軍之法計之其數為甚衆不止於是然司馬特以叙制軍之法而已非夏官師屬之常職也惟士之見於夏官間有異於五官

之例盖周之命士或一人或二人或倍之而為四人又倍之而為八積而至於十有二人十有六人三十有二人而止未聞有以五人居之者而土方氏則以五人焉未聞有以十人而輔之者土方氏則以十人焉豈非土方氏之為職以土圭土其地而建邦國都鄙者也以土圭而求土地之中而土之數則五故土方氏特以五人而居之彼將究心於推測之際矣不然周官之掌司土地者曰土均曰土訓固嘗以土而

命名矣為士之數不見於彼而見於此信乎其有取於求地之中也

府史胥徒工賈醫之數四千一百五十二人

府七十有四人都之府不計○史百八十有五人都之史不計

胥二百四十有五人都之胥不計徒三千六百三十有四人都之徒不計○趣馬之徒以左右校計之當得八百六十有四人總諸官得上數

工四人　賈八人

醫二人

右夏官之府史與胥其數特少其間有史而無府有徒而無胥有無府史與胥徒者凡二十餘官若大僕祭僕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之官又府史胥徒之俱無者也嘗疑先王之政典其大綱小紀之具舉凡書契之所藏文移之所賛而叙次之所治者將有多於他官可也顧若是之簡寡何哉又觀先王制軍之法一軍之間則二府六史胥十徒百而已夫莫密於軍政而文書調度其不為繁重

者若此此固人情之所便安而軍政之所易行也特其官令之徵召不容於不備者故其徒視府史與胥則加焉然先王之於政典之意大略可攷彼虎賁氏之虎士八百人若非所以為徒也先儒謂徒之選有勇力者充之愚故併而計之於徒之數焉亦不可以掌官令者例論矣

不命之官凡四

方相氏狂夫四人圉師乘一人

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周禮訂義卷五十七